**詩的家庭之旅**

——記2009亞洲詩歌節

陳 黎

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。我們在地上的居住，真的只是一次旅行—— 孤獨地，同時也是不孤獨地。我們跟著我們的家人一同旅行。我們的家人也許是那些同在一個戶口名簿上或同在一個天空下的，也許是那些穿過時間走道，和我們擦身而過或失之交臂的。我們的存在只是賡續，並且重複，前已有之的存在。我們的詩作只是賡續並且重複，我們的家族詩人——不管是但丁、里爾克，或李白、芭蕉——未完成的詩作：賡續，並且重複，用我們自己的方式。

 參加此次在北京等地舉行的「2009亞洲詩歌節」之旅的詩人，主要來自三個語種：中文，日語，以及蒙古語。做為在曾被日本統治過半世紀的台灣長大，從小使用中文但經常聽父母親說日語的一個寫詩者，我對日本詩歌與日本詩人的好奇與興趣是難免的。用中文寫作的我，從中國文學此一傳統得到極大的滋養，但從歐美以及日本吸收來的現代文藝思潮，也給我不少影響。過去三十年，我翻譯了頗多西方現代詩人的詩作；我也翻譯了一些日本俳句與短歌名家之作：小野小町、和泉式部、千代尼、與謝野晶子、芭蕉、一茶……，他們都是我喜愛的詩人。此次，能在中國與好幾位日本詩人面對面交流，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事。

 這幾年我在我的家鄉花蓮策劃了一年一度的「太平洋詩歌節」，透過思潮社的幫忙，2008 年 11月我邀請了詩人平田俊子與會，我與在台灣的上田哲二博士合作翻譯了多首她的詩作，我發現小我一歲，語言簡潔、冷峻，充滿機智與幽默的她，果然是與我同一世代，同屬以日常口語寫作而不失張力的一輩。2009年11月，我邀請一同參加「2009亞洲詩歌節」的詩人蜂飼耳到台灣參加「太平洋詩歌節」，閱讀、翻譯過她一些詩作後，我承認，詩語言比我更鬆、更散，但一如她獨特筆名給人的暗示，詩作充滿感官經驗（觸覺、聽覺、味覺……）的她，的確是小我二十歲，創意與構成方式有別於我的新一代詩人。我不熟悉她們的人，但讀她們的詩，讓我覺得她們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族詩人—— 一如從北京、桐城到黃山，一路同行的諸多「2009亞洲詩歌節」詩人——詩是我們共同的護照，我們帶著詩一同旅行，前已有之但始終未了的家庭之旅。同行的台灣詩人焦桐有兩本日譯詩集在思潮社出版，上田哲二日譯的我的詩集《華麗島の辺縁》，最近也將由思潮社出版。和思潮社社長與編輯同仁，緊挨著坐在座位狹小的飛機以及巴士上旅行，因之真的是一次因詩相連的家族旅行。我在台灣，四季都穿著涼鞋行動，教書或上街，出外或在家鄉。我有一首短詩：「涼鞋走四季：你看到——／踏過黑板、灰塵，我的兩隻腳／寫的自由詩嗎？」（四季をとおしてサンダル——見なかったかね／黒板、灰燼の上を踏んだあと、私の両足が／書いた自由詩を？）此次跨海到天候較冷的中國，我也帶著我的涼鞋。穿著涼鞋走在北京街上，我想起我譯過的一首芭蕉的俳句：「一年又過——手拿斗笠，腳著草鞋。」我在賡續著我的前輩家族詩人的詩之旅。

 從黃山下來，在黟縣中城山莊唸完詩後將別的夜晚，在烤肉香與啤酒香交錯的旅店庭園，任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的中國詩人楊小濱，代表中文詩人們走到鄰桌，對著杉本真維子女士以及其他日本詩人唱了一首義大利歌曲《毋忘我》。我的確忘不了在安徽桐城中學，與會詩人中最年輕的久谷雉，對著十六、七歲的高中男女生們，唸他十七歲寫的〈日日夜夜〉一詩時的情景：「飄來一股／燒焦的／肉味／／自己的／性器／日日夜夜／或許／一生／都是／熱呼呼的……」。我忘不了英俊而略為羞怯的土耳其詩人Tozan Alkan唸的詩〈給我兒子的故事）：「我想看你咬蘋果。／想看你想事情，／用手撐著臉。／我想看你做愛，／在你叫不出名字的樹底下……」。我忘不了蒙古詩人Hadaa Sendoo 的詩句，當他告訴我蒙古一年中許多時候氣候在零下四十度：「他要讓這凋敗的花開／河床溢滿春水……」

 2009年10月，我與詩一同在中國旅行。2010年2月，我將往中美洲尼加拉瓜參加 Granada國際詩歌節，網路上我赫然發現Tozan與Hadaa的名字，也在受邀的近百詩人姓名當中。我們仍在詩的家庭之旅途中。